

BI LONG
ZHUAN



庇隆传

天津人民出版社

庇隆传

田森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957236

庞 隆 传

田 森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7×1092毫米 32开本 2.625印张 52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6

统一书号：11072·411

定 价：0.26元

目 录

- 一 庇隆的青少年时代 (2)
- 二 走向政治舞台 (5)
- 三 同埃娃·杜亚尔特的结合 (11)
- 四 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22)
- 五 什么是庇隆主义? (27)
- 六 庇隆再度当选总统 (33)
- 七 埃娃之死 (37)
- 八 庇隆的倒台 (44)
- 九 庇隆的流亡生活 (52)
- 十 庇隆党东山再起 (58)
- 十一 庇隆的去世和庇隆主义的未来 (72)

DB 48/2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在拉丁美洲政治史上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现象。流亡国外达十八年之久的庇隆将军在阿根廷总统坎波拉的亲自陪同下由西班牙凯旋回国。

从六月十九日黄昏起，欢乐的人群便一面挥舞着鲜艳的旗帜，一面唱着歌颂庇隆的歌曲，从阿根廷的四面八方拥进首都“埃塞萨”国际机场附近的大草场。绘有庇隆肖像的纸鸢在万里长空翱翔，一万八千只鸽子在辽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空飞舞（人们用每一千只鸽子来纪念庇隆的每一年的流亡），庇隆主义者进行曲的演奏声响彻会场。

约六百万欢迎的人群仰望着阿根廷的上空，期待着自己领袖的归来。

象这样的欢迎盛会不要说在阿根廷历史上，就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

为什么庇隆赢得了阿根廷人如此隆重的欢迎？

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一 庇隆的青少年时代

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在阿根廷洛沃斯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位健壮而又聪明的孩子，他就是后来当上了阿根廷总统的庇隆。在他出生一周后，父亲给他取名胡安·多明戈。

庇隆的父亲是一个畜牧主，意大利人的后裔；母亲的祖先是混血的西班牙人，在她的身上还保有部分印第安人的血统。这就是为什么在庇隆的外貌上还留下了一些轻微的印第安人的特征，那黑油油的头发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祖父做过参议员，叔父是一个陆军军官。

庇隆五岁那一年，他们全家搬到了位于阿根廷南部的圣塔克鲁兹省。庇隆一家居住的地方是辽阔的畜牧区，风大石多，冬季多雪，自然条件比较艰苦。当地人民性格顽强，生活简朴。为了适应那里的环境，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滑雪。在那种条件下，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斗争。就在这无边无际的大自然中，他放进了宝贵的精力，美丽的幻想。同大自然斗争并不是轻松的，但是大自然却给了他坚强的意志。安第斯山脉的壮丽景色，又孕育了他造福阿根廷社会的伟大理想。

十岁时，他随父母移居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一座农

庄。最初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所国际学校里读书，后来又转入了国际工艺学校学习。学习的时候，他在体育活动方面表现得很突出。他是骑马、障碍跳高、拳术等方面的能手。

一九一一年，当他十六岁的时候，由于受到做军人的叔父的影响，他考上了阿根廷军事学院，从此揭开了他生活上的新篇章。他把自己对体育的爱好转移到学习上来。他不仅刻苦钻研军事科学，而且努力攻读外语，难怪他后来通晓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好几种外语呢！然而，他并没有放松体育锻炼，非常懂得没有好的身体便没有一切。体育锻炼使他付出了一些宝贵的时间，但却为他赢得了更加充沛的精力。正是体育锻炼把他苦读的疲劳洗涤得无影无踪。

种瓜自有得瓜日。在他十八岁那一年，他终于成为全院障碍赛跑的冠军和卓越的骑手。要知道，在阿根廷这样一个国家，骑手是很多的，他能够出类拔萃，同他从少年便努力锻炼是分不开的。

他在整个军事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他又参加了阿根廷全军击剑术的表演，荣膺冠军。

庇隆的兴趣是极为广泛的，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给他带来了冲天的干劲。为了加速自己的成长，他贪婪地读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对历史有着独特的兴趣。他深信据往事以知未来的真理，所以很想从前人所走过的道路中得到启示。

深夜漫读历史名人传记，对他说来，简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他曾多次读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迦太基的统帅汉尼拔、法国的皇帝拿破仑的传记。他对亚历山大建立亚历

山大帝国的过程，汉尼拔以杰出的战术大败罗马军的事迹，拿破仑昔日的声威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曾把读后的一些感受做了许多笔记。

一九二三年，为了进一步深造，他转入以卡福拉尔军曹命名的军官学校学习，次年获得上尉的军衔。这时，他在军事史研究上已经有相当的造诣。他在军事科学研究中显现出来的才华，为他在军中赢得了威望。

他的声望在全军逐渐传开了，一九二八年被任命为高等军事学院的教官。就在这一年，他的一部题为《1914年世界大战的东方战线、战略研究》的著作问世，引起了军事史学界广泛的注意。阿根廷陆军部长发现了庇隆这个人材，于是要求他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可是，庇隆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希望把阿根廷改造成一个具有社会正义的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来评论。

虽然庇隆出身于畜牧主的家庭，但对阿根廷的寡头政治并不满意。可他的部长偏偏属于代表当时农牧主利益的激进党。鉴于这一原因，没有多久他便辞去了陆军部长私人秘书的职务。

庇隆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是紧张而又愉快的。然而，他把自己美好的希望、无限的信心、无穷的热情更寄托于未来！

二 走向政治舞台

宇宙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再长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刹那，它终究是有限的。如何让自己有限的生命放出光辉，这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人都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庇隆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胸怀壮志。所以，他非常懂得时间的价值。

他是一个从不允许光阴静悄悄地从他手中毫无意义地溜走的人。

从一九三〇年开始，他一直在军事学院担任军事史系主任，直到一九三五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除了授课外，始终坚持著述。在漆黑的深夜里，伴随他的经常是一盏孤灯。他伏案写啊！写啊！他的四卷本的《军事史札记》，就是在这时期完成的。然而，他并未因对军事史的爱好的，而冲淡了对政治的关注。

谁都知道，一九二九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专为世界市场提供少数原料和食品的阿根廷，由于商品输出额的下降，经受了重大的打击，国家经济极为动荡，民不聊生，城乡都出现了大批的失业现象。由于世界市场价格的猛跌，农民破产的情况也越发严重，国内怨声载道。当时担任总统的伊里戈延本来是阿根廷史上享有盛名的

民主政治家，但是由于他无力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给阿根廷带来的灾难，终于变成众矢之的。以右翼将军乌里武鲁为首的陆军军官们趁机起来反对他。布宜诺斯艾利斯军事学院的学生们在庇隆的领导下，也参加了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乌里武鲁依仗着军队的支持，迫使伊里戈延辞职。伊里戈延为了避免流血，未加抵抗便将权力交给了副总统马丁内斯。

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晚，反抗的军队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成功地实现了政变。

年轻的庇隆在这次右翼的政变中由于领导示威游行而崭露头角。其实，乌里武鲁打算建设的阿根廷不过是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翻版罢了。这种思想，对当时思想尚未定型的年轻的庇隆也发生了影响。

一九三一年他被提升为陆军少校，一九三六年又被提拔为陆军中校。总的说来，他的晋升是不快的。不过，当时谁都是这样。处在和平时期，陆军军官的提拔普遍地比较慢。

一九三六年，他已经四十一岁了。在他的生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他第一次被派赴国外工作。阿根廷政府任命他为驻智利大使馆的武官。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在智利一直很活跃。后来智利政府谴责他进行间谍活动，并终于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从智利归来后，他又重操旧业，继续担任军事史的教学工作。不过，这次是在海军军事学院任教罢了。

一九三九年，庇隆再度被派赴国外，担任阿根廷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武官。意大利是他曾经向往的国家，所以他对获得这个职位，充满了喜悦。

到了意大利后，他在履行公务之余贪婪地学习着他感兴趣的一切。他在这个时期，对文学、艺术、科学问题都表现了很大的兴趣。他甚至在百忙中抽空参加了这些问题的讨论会。他还经常到意大利的高等学府旁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他的外语知识，为他从事多方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可以操流利的意大利语、英语和法语。

这个勤奋的中年人深信，不付出艰巨的劳动就休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所以，他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余，仍坚持写作。他的《1870年的军事行动》一书，便是在一九三九年完成的。

这次出使意大利，还为庇隆周游欧洲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内，他访问了德、法、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国，最后取道西班牙和葡萄牙回国。

庇隆的欧洲之行，使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如何控制劳工方面，他得到了许多启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用了相当的精力来探索劳工问题，同他这次国外之行不是没有联系的。

庇隆从欧洲回国不久后，在一九四一年末晋升为陆军上校。此时，他在军队中的声望比任何时候都高。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军人组织了一个叫做“统一军官团”的组织。当年他在意大利结识的好几位阿根廷将军，如法雷尔、莫利纳等都是这个集团的领导成员。虽然庇隆当时只不过是上校，比之他那个小圈子里的有些军人的地位要低，然而由于他出众的组织能力和待人的巨大魅力，在军中颇受军官们的拥

护，特别是青年军官们简直把他视为他们的领导人，使他实际上成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这个以“统一军官团”为名的组织，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团体。不过在当时，不论是寡头势力，还是劳动群众都还不十分了解庇隆，他的威望主要在军中。支持他的主要力量是军队。据统计，在当时三千六百名阿根廷军官中，有二千七百名军官是支持“统一军官团”的。

一九四三年六月，“统一军官团”在庇隆的幕后策划下，酝酿进行一场军事政变，以推翻属于寡头势力中最保守集团的卡斯蒂略总统。他准备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的总统选举中，使他的心腹斯塔斯担任总统，借以保持其势力。他的这个如意算盘激起了阿根廷人的愤慨，于是“统一军官团”便利用人民的这种反感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卫戍司令劳松将军发动军事政变。

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劳松派了一批部队从五月兵营出发，直逼玫瑰宫^①，卡斯蒂略总统闻讯后，未加抵抗即逃往乌拉圭。

劳松率部毫不费力地便占领了玫瑰宫，自封为临时总统。但是“统一军官团”内部对于由劳松出任总统发生了分歧，结果他只当了两天总统，便被撵下了台，在阿根廷史上是一个短命的总统。后来，贝尔格兰诺广播公司在一则广播中说，他已被任命为阿根廷驻巴西的大使。

在前卡斯蒂略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的拉米雷斯将军接替

^① 玫瑰宫是阿根廷的总统府所在地。

他为临时总统。

美国虽然承认了拉米雷斯政府，但是它对“统一军官团”发动的这次推翻卡斯蒂略的军事政变深感不安。它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反美而亲德的政府，尽管它在表面上极力标榜中立政策。

拉米雷斯上台后，便任命庇隆为相当于劳工部长职位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秘书处秘书长。庇隆利用这一职位极力在工会运动中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深信，要想保持权力，就必须设法赢得工人的支持。为了表示自己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他还宣称自己是阿根廷的“第一个劳动者”。

拉米雷斯政府奉行的不支持西半球防御方针的政策，使美国政府极为恼火。后来当拉米雷斯政府请求美国政府根据租借协定提供军需品时，美国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

美国对于庇隆发展第二势力感到不快，认为在拉米雷斯政府中同它捣鬼最凶的不是别人，正是庇隆。所以，它对拉米雷斯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他消除庇隆的势力。

拉米雷斯最终屈服了。他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宣布“统一军官团”为非法组织，并下令解除庇隆在政府内的职务。

拉米雷斯没有料到，他的这着棋给自己带来了毁灭。

庇隆和他的忠于“统一军官团”的陆军部的朋友们，对于拉米雷斯此举不禁暗自高兴。他们认为，现在轮到他们来收拾拉米雷斯了。二月二十四日，以庇隆为首的陆军军官派部队向玫瑰宫挺进，要求拉米雷斯立即辞职。拉米雷斯终于被迫告退了。

忠于“统一军官团”的法雷尔副总统担任了总统，他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任命庇隆为陆军部部长。在五个月之后，庇隆又被提名为副总统。

中年的庇隆在政治上走起运来。然而，也正是从此开始了他的充满错综复杂斗争的长征。

三 同埃娃·杜亚尔特的结合

每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征途中，总有一些事情值得仔细地咀嚼，也总有那么一些激动心弦的东西值得反复地回味。

在庇隆的一生中，一九四三年发生了一件永远抑制不住他心头激动的事情，这就是同埃娃·杜亚尔特的相识。

在阿根廷漫漫的长夜里，埃娃给他带来了力量，带来了信心，带来了勇气，并且曾经拯救了他的政治生命。

不了解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也就不可能懂得庇隆。她在阿根廷政治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在她的身后，阿根廷的“无衫汉”真正从内心深处，尊她为民族的精神领袖。

自从一九三六年，庇隆的第一个夫人阿乌列丽娅·梯松教师去世后，他就再也没有结婚。庇隆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在那些寂寞的岁月里，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习惯早起，然后便开始紧张的工作，一直到黄昏。他的精力充沛过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疲劳。他的同时代人曾经叹服地说，庇隆的精力简直用不完。

由于他热情奔放，性格爽朗，善于言辞，很受到一些人的喜爱。庇隆虽然也不时地在交际场合出现，不过他一心想献身政治，所以也就很少考虑自己未来的私生活。

那是一九四三年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贝尔格兰诺广播公司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庇隆同一些演员们见了面。在节目演出告终后，一个年轻的、聪明的、举止大方的女青年走向庇隆，她谦逊地微笑说：“庇隆上校，您能不能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就当前国家的现实生活发表一些意见呢？”

在这个女青年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眼睛里闪烁着敬仰的光辉。她是谁？

原来她就是埃娃·杜亚尔特，贝尔格兰诺广播公司的播音员。

这个自幼失去父母，来自农村下层的孤儿，从小对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就怀着强烈的不满。七岁时，她第一次进城，出身贫寒的埃娃在城里所看到的一切令其大失所望。富翁们挥金如土、荒淫无耻的生活，同下层群众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日子，恰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念头紧紧地萦绕在她的脑际：农村里到处都是苦难，到处都是不幸，为什么城里也同样如此呢？难道社会就永远这样下去吗？

她用一种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不公平的现象，在心里点燃了探索的激情。流光似水，埃娃逐渐地长大了。虽然由于贫穷，她没有受过多少学校的教育，但是，她是一个意志坚强、喜欢苦读的孩子，她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她不仅勤于攻读，而且敏于思考，可惜她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只不过是受到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影响而已。她的政治理想，无非是建立一个所谓公正的社会罢了。后来她凭借着自己艺术上的才华，当上了演员。在那流离颠沛的艺人生活中，她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艺人的生活开阔了她的眼界，人间的苦难和不幸仿佛化做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她的心上。这时，现实生活的残酷无情在她的心灵里已经种下了变革的种子。

她是一个喜欢到底层去接触大众的人。在阿根廷的贫民窟区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那里，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饥饿、肮脏、痛苦、黑暗，一种窒息感笼罩了整个区域。目击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在她的心灵里不可能不翻滚着无限的苦楚。

她同底层人民的接触越多，她对寡头政治的仇视也越深。无数的事实教育了她，使她越来越懂得在寡头政治的背后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她朦胧的意识中，已经孕育着一种不打倒寡头政治，不驱走帝国主义势力，就无以拯救阿根廷的思想。然而，埃娃并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她从来也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她把自己变革的渴望寄托在伟大人物的开明政治上，把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看做是阿根廷国家的当务之急。

埃娃聪慧而又善交际。她不仅经常深入底层，而且有时也同中、上层接触。她对政治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同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就国家大事交换意见。后来，她结识了好些工会工作者，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工会运动的问题。可以说，早在同庇隆相识之前，她在政治上已经显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她抨击阿根廷寡头政治的声音，通过电波在整个阿根廷上空回荡，引起了阿根廷政界人士的密切注意。她还通过电台，对各种新闻进行评论。她又亲自编写了妇女名人小传，